



看瓜

□屠明华

上世纪80年代前的集体化生产时期,政策允许生产队总田亩的百分之几的面积可以种植经济作物。生产队把这些有限的田亩种上西瓜、番茄、茭白等农作物,这些作物除少量分给社员享受外,绝大部分上市销售作为收入,划归年终分配。

七月初,西瓜逐渐成熟,为了防偷,就要开始值夜看瓜。这时候,瓜地里搭起了一个简陋的瓜棚,体积不大,用几根木条搭成架子,上面用稻草盖顶,两边和后面也铺上草帘防雨,里面用竹笠搭起一张简易的床后,瓜棚里就没有多少空隙了。

看瓜的两人为一组,每组一夜轮流,每人每晚记工分5分。因年轻人贪睡,故两人中必为“一老一小”搭档。我那时还年轻,只能算小字辈,老的搭档是50多岁的八斤叔。牛高马大的八斤叔种田一把好手,他嗜烟嗜酒,尤其贪杯。

记得1973年7月上旬出梅起伏的第一天,我们轮到了一年中的第一次看瓜。当时正及农闲,那天队里休工,八斤叔惟恐我忘了看瓜的日子,上午就到我家打了招呼。

吃过夜饭,当西边的天空消失了最后一缕晚霞,我们带着席子、毛巾毯、蒲扇、蚊香、手电筒等用品出发去瓜棚,八斤叔还不忘带着一瓶自酿的白酒。到了瓜棚,我们铺好席子,放下蚊帐。那公用的蚊帐已经千疮百孔,破洞中贴满了橡皮膏,故而必须点上一盘蚊香。

夜幕笼罩了大地,我们俩坐在瓜棚前,摇着蒲扇,望着静谧的夜空中高挂着一轮弯月,满天的星斗闪烁发光,流星的一道光亮划破了暗夜的长空;咯咯的蛙声不绝于耳,唧唧的夜蝉叫得分外动听;一阵凉风吹来,使人周身舒服。

该吃西瓜了。我打着手电,从瓜地里摘来了一只10多斤重的西瓜,用拳头打开吃瓜。不爱吃西瓜的八斤叔吃了一小块就摇头推辞,我肚子的容量也有限,两人吃不了半个。按生产队“吃不论,驮不肯”的规定,看瓜的可以放开肚子吃瓜,但绝不允许把瓜带回家。我把吃尽的大半个西瓜放在床边,吃不了明早就丢到岩河喂鱼。

不爱吃西瓜的八斤叔摸出了他喜爱的白酒和炒黄豆,满满倒上两杯,一杯给我,要我陪他对饮。我从小就是个见酒眼开的“老酒包”,我俩频频举杯喝着八斤叔自酿的白酒,嚼着他自产的炒黄豆,家长里短地谈笑风生,不多时一瓶酒就见了底。八斤叔酒后就躺上了瓜棚的床,仅仅几分钟时间,鼾声便开始响起。酒后的我反而越发清醒,挤睡在另一头久久不能入睡。我悄悄地起了床,打开手电履行看瓜的职责去巡瓜地。我的手电筒装有三节电池,电量充足。手电白炽的光束劈开夜幕,射向瓜地的四周,倏然见瓜地的北角有几个不高的人影在晃动,这不是在偷瓜吗?谁!我大喝一声,快步赶去。可那几个人逃得比兔子还快,待我赶到早无踪影。我一照瓜地,瓜藤被踩踏得东倒西歪,还留下来不及拿走的几只西瓜。我移动光束,只见瓜田畦中一动不动地伏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家伙,被我一揪起。我一照他的脸,哦,原来是邻居的儿子小阿根。我问他为何不逃?他说我以为伏在

灭蚊记

□李建军

炎炎苦夏,热且不提,最苦恼的是蛇虫百脚,尤其是蚊子,以前的蚊子是做贼心虚,昼伏夜出,现在的蚊子是明目张胆,不论白天黑夜肆意横行。

妻子家在老小区,房子是老丈人上世纪九十年代自建房。尚未入夏,蚊子就已蠢蠢欲动。大人手脚灵敏,见有蚊子来袭,举手成掌,半空而下,“啪——”蚊子已成肉泥,但是家有小儿,细皮嫩肉,动作发育不完全,这就成了蚊子的美餐。常常是一夜起来,手上脚上红胞无数。

怎么可能?蚊帐挂得牢牢的,蚊子怎么还是能出没!原来是孩子睡相不佳,手脚碰到蚊帐边上,蚊子就透过蚊帐孔见缝插针,伺机叮咬。无奈,丈母娘拿出丝巾,将蚊帐边上密密缝上,真是古有“慈母手中线,临行密密缝”,今有“岳母手中线,防蚊密密缝”。

这样一来,睡觉时可免遭一难。但是白天蚊子依然不依不饶,古龙说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”,夏天呢,“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蚊子”,呜呼哀哉!一个白天下来,小朋友又上下都是红胞。不能坐以待毙,必须主动出击,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灭蚊行动。

家有小儿,不使用灭蚊剂和蚊香。商议之下,决定运用传统灭蚊手法与绿色无污染灭蚊手法相结合,进行综合治理。

老母亲拿出扫把拖把,把家里角角落落打扫一遍,该扔的扔,该卖的卖,治标先治本。丈母娘买了一大包艾叶,黄昏时分,拿一搪瓷碗,放一小包艾叶,点上火,顿时浓烟滚滚,蚊子四处乱飞,从桌子底下、柜子边上、墙角缝里逃命出来。我呢,拿出准备已久的电蚊拍,顺着它们逃窜的方向,肆意挥舞。霎时间,电光四射,“噼啪啪啪,啪啪噼啪”就像儿时过年的百子炮一样。一阵刀枪剑戟,火光电石过后,地上是一只只僵硬的蚊子。然而高明的蚊子从来不会就此束手就擒,它们占据了战略高地,一个个停在了天花板上,俨然一副敌不动我不动的泰然之势。如之奈何?

逼不得已,拿出扫把,一处处扫去,逼迫蚊子放弃优势地形,四处流窜,而我则又挥动手中的灭蚊利器,继续与之大战三百回合。

如此,方能换来一夜安宁。第二天呢,又有一批“英勇的战士”飞进屋来,而且其数量、攻势不在昨日之下。于是周而复始,没几日,电蚊拍便罢工了,只能另换一个。仔细查看周边情况,对面的老楼房水管破裂多年,无人管理,地上一滩死水,臭不可挡;地下的水沟也已多年未曾整顿。原来根本问题出在这里,这种大家都不管、不愿管的事,奈何?

如此看来,与蚊子的战役是一场持久战,我们的胜利永远只是暂时的。

不知哪天,小区驻扎了一对人马,开始“五水共治”,掘地三尺,整理沟渠,登楼九丈,更换管道。这样挖掘机、铲土机、吊车轰轰烈烈一整年,旧貌换新颜:门外的恶臭没了,家里的蚊子少了。松了一口气,小儿在一边安静地搭积木,电蚊拍放在桌上,一束艾草在门口稳稳地挂着……炎炎夏日,终得安宁。

总第6684期
配图 汤青
投稿邮箱:
essay@cnnb.com.cn

地里,你就发现不了。你这小子读书把书包塞在桥洞里逃学留级,偷瓜门槛倒贼精。我说着把他带到瓜棚去。

我带着小阿根还没到瓜棚,只见八斤叔打着昏黄少电的手电,大喊来人呀,快来人!我用手电照去,见到了毛骨悚然的一幕:八斤叔的赤脚紧紧踩着一蛇的头部,头上冷汗淋漓。这时,小阿根一把夺过我的手电,照住蛇,慢慢拨开八斤叔瑟瑟发抖的脚,竟然用手捏住蛇头,把蛇提了起来。这黑不溜秋的蛇足有两尺多长。小阿根说:这蛇叫“黑里灰朴”,毒得要命。八斤叔阿公,算你运道好,幸亏踩住了它的头,否则咬上一口,你就完了。想不到你这小鬼还会捉蛇!我惊喜地摸着小阿根的脑勺。我向爷爷学的,小阿根嘻嘻笑着,似乎不当一回事。八斤叔还在用手拍着胸口,连说吓死了,吓死了!原来,他在睡梦中听到了瓜地里的动静,一个激灵连忙起床,下床时脚踩到一堆软绵绵的东西,手电一照,竟是一条蛇,见踩到蛇头,就一动也不敢动。

按照生产队的规定,偷瓜的起码要处以10元的罚款。作为偷瓜贼的小阿根今晚捉蛇有功,就算将功补过了,我俩自作主张,决定不上报偷瓜案。小阿根连说下次不敢,下次不敢了。他一眼瞅见床边我俩吃尽的大半个西瓜,捧来大口就啃。带上你的瓜快滚蛋吧!我又好气又好笑地一脚踹向他的屁股。

我俩再也睡不着觉了,睁着眼聊着天,直至发白的东方布上了朝霞。我们完成了一夜的看瓜任务,收拾铺盖打道回府。